

清秋探幽

一个雨后清新的早晨，欢快的阳光斜射着大地，空气里充满着微笑的养分，朋友罗伯特带着我和母亲行驶在华盛顿的郊外，正前往早已安排好的访问目的地裴瑞尼庄园。

我兴奋得象一只让主人带出放风而高兴得直摇尾巴的小狗，尽情地吸取着醒脑的氧气，在满目绿色的早秋微风里，贪婪地欣赏着已开始零星变色的黄、橙、红彩叶。

北行了四十五分钟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幽静而神奇的地方。首先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古老的大石楼，它的左后方是一间更古旧的小石屋，小石屋的右侧正悠闲地流淌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她奇特地从那大石楼底下由楼后穿到楼前，然后调皮地转身向右悄悄地流往远处的北方。石楼后方是这条从东边来的时儿温顺时儿顽皮的小溪，在她的身上架着一座可爱的小桥，小溪的两旁是大草坪。草坪上的矮树象一把把阳伞散落在各处为人们造荫。沿着水边主人还错落地摆放着各式欧洲风格的铁椅供人们歇息、垂钓。这就是裴瑞尼夫妇的家。



在我们到来的时候，老人裴瑞尼先生正在林荫下的由一棵大树锯成的长木台上写家史，见了我们他立即站了起来，热情地把我们领进那二百多年岁的大石楼，它在这年轻的国土上真不愧为“老古董”了。古楼内部是由巨木构成的两层楼，二楼栏杆是有趣地由原机器上的长木杠杆和巨型金属螺丝组构。主人指着一楼陈列的大石轮、长木棍、和一些我叫不出名的旧式工具对我们说，这里原来是一个水力磨谷房，现已被布置成历史陈列室式的大客厅了。在右面三分之一处是一面落地玻璃墙，裴瑞尼先生很自信、骄傲地引我到玻璃墙旁，我惊喜地发现下面正跳跃地流淌着那神奇的小溪。推开一扇玻璃门，我顺着楼梯下去，沿着溪水就走到了楼外的院里。原来正是通过这水势的落差来转动木水轮，从而带动石轮磨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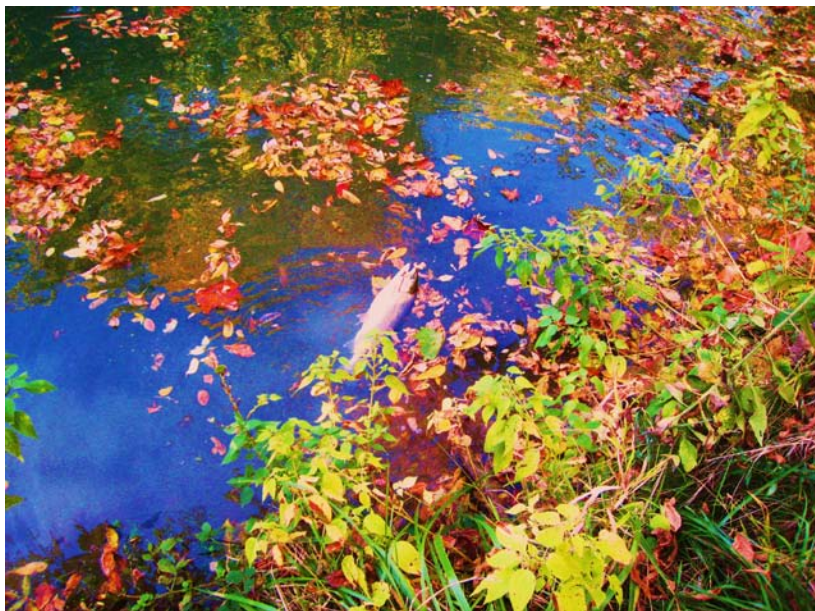
楼上是卧室和女主人裴瑞尼太太玛丽的工作室。美丽的玛丽正在做着一一种美国传统的“女红”拼图被工艺品，见我上来了她马上迎了过来，开始展示许多她下了大功夫自制的作品，向我介绍哪些是手工做的，哪些是用她那架不多见的机器制成的。那间被收拾得整洁温馨的小石屋里就摆满了她制作的各式精美的拼图被，已成了当地有名的专卖店。



参观好了大石楼、小石屋，我们来到后院，通过那小桥，进入了绿葱葱、水潺潺、五光四射的小溪林园。整个园子望不到尽头，温柔的溪水在缓缓流动，犹如一面飘动的镜带，清澈地映照出蓝天、白云、绿树和不时掠过的飞鸟。水里有早些时倒下的树杆，还有长满了青苔的大石，水面上已漂浮着早落的各色彩叶，幸福的鱼儿在这美景中快乐地上下游玩。

我们找了一个阴凉的地方坐下，开始了和鱼儿的游戏。首先我们放下一条活蹦乱跳的蚯蚓，不一会儿贪吃的肥鱼就上了钩，接着它发现上当了，开始挣扎乱游，我们牵着线顺势跟着跑，看差不多了，就拉它出水，取下鱼钩，赏了那软体美食给它，然后放生了。就这样钓到了放，放了再钓，在溪水不同的弯道里，来来回回与忽隐忽现的鱼儿们做着这种游戏，不知不觉已明日高照，鱼儿们藏身躲阳去了，我们也尽兴地收起了快活的鱼竿。

热烈的彩光照得万物美丽动人，嗖嗖的秋风怜爱地拭去蒸腾的汗水，我们告别了可爱的裴瑞尼夫妇，耳边不由地回响起那熟悉而抒情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旋律，我如梦如醉地离开了这曲径通幽的世外桃源。



梦蓝

2010年10月1日